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

欧阳子卷

魔女

中国
人民大学
出版社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

欧阳子卷

魔女

吴军
编

中国
人民大学
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女/欧阳子著；吴军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9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欧阳子卷/曾庆瑞等主编)

ISBN 7-300-01927-7/I·117

I. 魔…

II. ①欧… ②吴…

III. ①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②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 I 247.7② I 267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欧阳子卷

魔女
吴军 编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39号 邮码10087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75 插页2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263 000 册数：1·5 000

定价：12.90 元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

编 委 会

主编

曾庆瑞 赵遐秋 陈 依

编委

(按姓氏笔画)

陈 依 吴 军 姚梅屏

曹久梅 曾庆瑞 赵遐秋

穆睿清

秘书

黄金华

序

● 萧乾

80年代我三度访美，两度访问新加坡，结识了很多位用华文写作的东南亚以及散在欧美的华人作家。每次都不但结下深厚友情，还接受了大量赠书。朋友慷慨送书，理应而且也渴望仔细拜读，从而增进了解，并在艺术上观摩学习。但仅仅从新加坡的国际华文文艺营带回并分批由邮收到的，就达500册。我读了其中的一些。由于当时许多地方都渴望阅读并出版这批来自远方的作品，我只好分别赠给了汕头大学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现代文学馆以及几家准备出版这类作品的出版社。当时我就想，倘若有一套有代表性的精选文库多好！那就更便于普及，使国内读者对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概况，获一轮廓性认识，知道都有哪些重要作家及其杰出作品，并通过阅读，对地球各个角落的炎黄子孙的生活及思想感情有所了解。

这套《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的问世，就使我这个梦想变为现实。我深信这套书必将在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方面，起巨大的作用。

现在世界不少地区为促进经济合作，都在组织共同体。我有

时想，散居在各大洲的华人，各地都有不少位用华文写作的作家，在作品中描绘他们丰富多采的生活及错综复杂的感情。我们可不可以成立一个华文文学的共同体，相互沟通，切磋琢磨，从而对人类的文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

缘 起

● 曾庆瑞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大陆上“五四”时期以来的新文学在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海外一些国家的延伸和发展。

作为中国大陆上新文学的分支和组成部分，在台湾地区，这种新文学是本世纪 20 年代初就开始了在当地的发展的。虽经日据时期的艰难，仍绵延至今，历 80 年的岁月而不衰，以其独具的特色与海峡这边的大陆新文学相呼应。

在海外，它也是在 20 年代，于新马等南洋一带兴起。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里，马华新文学已经蔚为大观。迁延而及，泰华、菲华等新文学，也方兴未艾，日见其声势之可观。本世纪 40 年代末期以后，由大陆，或经由台湾、香港出境，又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定居海外，特别是定居于欧美各国。于是，又一批华文文学作家出现。发展到最近十余年，在西方，以美华文学为主体，名家辈出，佳作纷陈，竟在世界文坛上独树一帜，影响日益深远。现在，海外华文文学作家遍布世界许多国家，海外华文文学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了。

至于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文学，40年代之前，和内地是一个整体。那以后，社会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特点，生活的变化又给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一度，人称香港、澳门地区为文化沙漠。其实不然。那里的文学也自有特色，自有成就。

处在一个对外开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时代与社会，我们不能不介绍这样的文学，不能不研究这样的文学，不能不在整个民族文化的积累里给它一个恰当的地位。通过这样的介绍和研究，我们将有可能把这种文学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的宏观世界里加以考察，并从“根”的角度对这种文学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作出应有的评价。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它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领域里一个空白的领域将被开拓出来，我们民族的文化宝库里又将增添一项丰美的积累，既有现实的认识价值，应用价值，又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也是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家的共同的迫切要求。欧洲华文作家协会首任会长赵淑侠女士就很坦诚地说过，他们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需要更多更广的认知和沟通”。她所说的认知和沟通，当然首先意味着故国文化对他们的认知和沟通。为此，在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一直在努力把这种文学介绍回中国大陆本土，促进中国大陆本土的读者和学术界对这种文学展开研究，作全方位的、多层次的交流。

与此相呼应，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文艺界、出版界和高等教育界也引起重视。一些介绍、研究工作也已开始进行。许多大学的课堂里开设了相关的课程。有的还培养了海外华文文学这个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不止一个的专门研究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福州等地的大学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纷纷建立起来，投入了运转。所有这些努力，都已初具成效。整个事业，前景十分光明。

在这个事业里，我们选取了一个课题，即：用《台港澳与海

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的形式，把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优秀作品，或作家们的代表性的作品，介绍给大陆的广大读者。

我们的宗旨是：介绍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家和作品；提供这种文学的研究资料；传播这种文学的研究成果；积累这种文学的历史的现实的总体的成就，以促进这种文学和中国本土上的“根”文学的交流；丰富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事业，有利于这一事业的发展。对于当前高等院校正在开设的有关这种文学的课程来说，本《文库》无疑也将提供一份重要的教学参考资料。

我们深信，本丛书预定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将同心协力，热切地期望着，在这项事业中，为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上“根”的文学之间，架好一座金色的桥梁。

1991年10月

目 录

[1] 欧阳子小传



- [5] 半个微笑
- [19] 墙
- [33] 网
- [45] 花瓶
- [56] 木美人
- [62] 觉醒
- [75] 考验
- [90] 浪子
- [105] 美蓉
- [117] 最后一节课
- [130] 魔女
- [145] 秋叶



- [173] 入院记
 - [182] 移植的樱花
 - [191] 周末午后
 - [199] 农耕之乐
 - [206] 我儿世松
 - [221] 一封无法投递的信
 - [233] 一件往事及联想
 - [239] 广岛之旅
 - [255] 我如何走上了文学写作的路
 - [262] 书·书架与我
 - [267] 乡土·血统·根
 - [279] 我儿世松的梦想
 - [290] 擒罪魁
-
- [305] 欧阳子创作系年
 - [308] 在中西文化撞击和融合的大潮中
(编后记)

欧阳子小传

欧阳子，本名洪智惠，台湾南投人，1939年4月出生在日本广岛。1945年台湾光复后随父母返回台湾。因父亲任教台大，全家定居台北市。在台北第一女中初二时，开始发表散文和新诗。1957年考入台大外文系。大学三年级时，与级友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并正式采用“欧阳子”笔名发表小说。

1961年台大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一年。次年获美国奖学金赴美留学。两年后获爱荷华大学小说创作班硕士学位。1964年夏，与颜祥霖先生在伊利诺结婚，其后在伊利诺大学进修英美文学课程。翌年颜先生受聘到德克萨斯大学任教，欧阳子随夫定居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他们共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

欧阳子60年代写的小说收入短篇集《那长头发的女孩》，后逐篇改写并增添新作，辑成第二个短篇小说集《秋叶》，于70年代初出版。该书曾在台湾文坛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议和评论，而那时她已中止小说创作，转向散文和文学评论的发展方向了。

70年代是欧阳子作品产量最丰盛时期，先后出版了散文集

《移植的樱花》，文学评论集《王谢堂前的燕子》，并编辑出版了两册《现代文学小说选集》，此外还和友人合译了西蒙·波娃的《第二性》（下部）。

80年代她出版了第二个散文集《生命的轨迹》，此外还有《欧阳子自选集》问世。

欧阳子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擅长于冷静客观地剖析人物复杂而微妙的心理活动，被誉为“心理小说家”，是台湾现代派著名作家之一。

II

半个微笑

汪琪虽已醒了半个多小时，她却一直没睁开眼，仿佛闭着眼睛，她就安全，就能避免面对现实。不久，她听见护士的脚步，移入她病房，移近她床边。她任由护士测体温，量血压，眼睛还一直闭着。

“要不要我把窗帘拉开？”护士问道。

“随便。”汪琪软弱回答。

护士拉开窗帘。一片阳光从玻璃窗射入。汪琪半睁开眼，突然觉得从一个暗紫色的世界，一弹跳入陌生眩人的鲜白色世界。她赶紧又闭上眼，紧紧的，却再也回不到刚才那安全熟悉的暗紫色世界。

“腿怎样？还痛不痛？”护士问。

“还好，”她说，“几时能把石膏取下？”

“还得绑一些日子。等医生来，你可问他看看。”

护士走出病房。

这是汪琪入院的第五天早晨。头一天她昏迷没醒，第二天才完全恢复知觉。一清醒过来，她就知道她不再是自己——全身沉

甸甸的，不是石膏，就是绷带，动都动不得。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块石头似的。她希望自己真能变成一块石头，把脑中思想也冻结起来。据医生说，她的右腿骨折断，左腿也扭了。此外，她脸上肩膀上都有外伤，一阵阵作痛。医生替她照过两次脑X光，说是没怎样。但她偷听到她母亲向医生诉苦，说这孩子醒来后，多半时间只痴痴躺着，一句话也不说；一问她关于那天失足跌落的情形，她脸上就露出极度恐怖，到底怎么回事？是否脑子受到震荡，伤了她神经？医生就安慰母亲：不必担心，这是常有的现象，过个几天，你女儿大概就会好起来……

汪琪知道一过十点，母亲就会赶来医院看她，并陪伴她一下午。十点之前，母亲必须照料父亲上班，照料弟妹上学，然后去买菜，回家打扫房子，做完一切家事。汪琪心里非常感激她，但却希望她不要对她这般周到。她深觉自己不配让母亲如此操心挂虑。

护士又走进，送来一盘早餐。汪琪勉强撑起身子，吃下两口，便又躺下，闭起眼睛。一刻钟后，护士来收拾饭盘，见她没吃几口，婉言说了她几句，劝她多吃些。汪琪假装睡着，不予理睬。护士终于把盘子端走。

她又僵直静躺了数十分钟。事情既已到达这步田地，她已学会暂时麻木自己，暂时将迷乱的思想与可怕的现实搁置一旁不顾。然而她知道无法永远逃避——她终将面对它，独自一人面对它。世界上没有一人帮得了忙。

走廊里响起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愈来愈近。在她病房门口，脚步声戛然停止。汪琪睁开眼睛。一个赫本头、大眼睛的少女出现在门口。

“啊，汪琪！”少女叫着，急步向前，握住她的手。

“哦，张芳芝，”汪琪低声应道，嘴角挤出一丝微笑。

她从昏迷中苏醒以后，除了父母，这是头一个访客。她母亲